

JODI PICOULT

一路唱唱歌

SING YOU HOME

因为你，爱有了无数种可能。

[美] 朱迪·皮考特 著

苏莹文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J O D I P I C O U L T

一路唱唱歌

S I N G Y O U H O M E

[美] 朱迪·皮考特 著

苏莹文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路唱唱歌 / (美) 朱迪·皮考特著; 苏莹文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502-7907-0

I. ①一… II. ①朱…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371号

SING YOU HOME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11 by Jodi Picoul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6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3418

一路唱唱歌

作者: [美]朱迪·皮考特

译者: 苏莹文

责任编辑: 管文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 赵思婷 夏文彦

封面设计: 刘倩

版式设计: 陈宇婕

责任校对: 曹振民 绳刚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81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16.25印张

ISBN 978-7-5502-7907-0

定价: 5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曲一 让歌声伴你回家

柔伊

七岁那年的九月，我在一个晴朗宜人的星期六亲眼看着父亲过世。我当时在车道边的石墙上玩我最喜欢的洋娃娃，父亲在修剪草坪。前一分钟他还在除草，下一分钟，只见他面朝下俯趴在草地上，除草机则一路缓缓地沿着斜坡往下滑向后院。

一开始，我以为他睡着了，要不然就是在玩游戏。在我走向草坪蹲在他身边的时候，我看到他仍然睁着眼睛，额头抵着刚修剪过的湿草地。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喊了母亲过来，但是我一定有。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那天的画面总是以慢动作呈现。无人推动的除草机自己往前进；母亲从屋子里跑出来，手上纸罐装的牛奶滴落在铺着沥青的车道上。母亲打电话叫救护车，尖声报出地址时咬字清晰的元音。

母亲将我托给邻居照顾，自己跟着到医院去。这名邻居是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家的沙发散发出一股尿臊味。她拿了片有着薄荷夹心的巧克力给我吃，巧克力糖显然是过期太久，边缘都变成了白色。我趁她讲电话的时候溜到后院，爬到篱笆后面，把我的洋娃娃埋到树篱根部的泥土中，然后离开。

母亲一直没发现我的洋娃娃不见了，但是话说回来，她似乎也

没有真正意识到父亲同样也离开了。她没有哭。在父亲的葬礼上，她挺直了脊背稳稳地站定。用餐时，她和我面对面，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有时候，我依然会为父亲摆上第三份餐具——我们慢慢地吃完炖牛肉和香肠奶酪焗通心面，这些都是父亲的同事和邻居好心送给我们的餐点，他们希望借着食物来弥补不知该如何用言语抚慰的不足。一个强壮、健康的四十二岁男子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之后，突然间，他的家人仿佛也成了瘟神。一旦太过接近，旁人便可能会染上厄运。

父亲过世六个月之后，仍然沉稳坚定的母亲从他们共享的衣柜里整理出父亲的西装和衬衫，全数捐赠给慈善机构。她向卖酒的商店要来纸箱，将床头桌上父亲阅读的传记、他的烟斗、他收藏的钱币全数装箱。尽管她老是向父亲说她完全不明白“艾伯特和卡斯特罗”有什么趣味，但她还是留下了他们的录像带。

母亲把这些纸箱搬到阁楼，那上面总是聚着一大堆苍蝇，而且十分闷热。在第三次上楼之后，她没有立刻下来。我只听到楼上传来老唱盘咿咿作响的声音，不断地播放同一段单调的旋律。我没听懂每一句歌词，只模糊地听出内容是巫师教人如何虏获女人的芳心。

我听到：唔——伊——啊——啊，叮——当，哇啦——哇啦，乒——乒。这逗得我咯咯发笑。我有好一阵子没笑得这么开心了，于是我急忙去找音乐的出处。

我踏上阁楼之后，发现母亲淌着泪。“这张唱片，”她一边重复播放音乐，一边说，“曾经让他很快乐。”

我当时就知道最好不要多问，因为母亲在啜泣。我没开口，而是蜷在她的身边，聆听这首终于让母亲找到理由哭泣的曲子。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路相伴的配乐。

有些音乐让我想到夏季，我在自己的小腹抹上婴儿油，好晒出

均匀完美的肤色。有些让我怀想那些紧跟在父亲身后，跟着他一起去买《纽约时报》的星期天早晨。某个曲调会让我想到自己曾经用假证件混进夜店，另一些呢，则会将我带回表妹伊莎贝儿甜蜜的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和一个口气闻起来像极了西红柿汤的男孩一起玩“天堂的七分钟”游戏。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音乐是记忆的语言。

庇荫园护理之家的值班护士汪达无视我在过去一年曾经多次来这里工作，仍然递给我一张访客通行证。“他今天好吗？”我问道。

“老样子，”汪达说，“攀着吊灯荡过来晃过去，跳踢踏舞，演皮影戏的，拼命想娱乐大家。”

我笑了。铎克先生是老年失智症的末期患者。我担任他的音乐治疗师有十二个月的时间了，在此期间我们只有两次的互动。其他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在床铺或轮椅上，用仿佛可以穿透我身子的眼神直愣愣地盯着我看，完全没有反应。

每当我说自己是音乐治疗师时，旁人多半会以为我是个乐师，在医院里为病患弹吉他。事实上，我的工作比较像物理治疗，只不过用的工具不是脚踏器材也不是握杆，而是音乐。只是听我这么一说之后，大家反而会把我的工作归类到新时代灵修异端。

其实，音乐治疗非常科学。脑部断层扫描显示出音乐可以刺激中前额叶皮质，触动大脑来播放记忆，让你突然间看到某个地点、某个人，或某个事件。通过脑部断层扫描，可以看到这些对音乐最强烈的反应——也就是可以诱导出鲜明记忆的反应，会触发脑部的剧烈活动。正因为如此，中风患者在恢复语言能力之前有可能先一步哼出歌词，老年失智症的患者仍然会记得年轻时听到的歌曲。

正因为如此，我仍然没有放弃铎克先生。

“谢谢你的警告。”我对汪达说，接着拿起运动袋、我的吉他和非洲鼓。

“把那些东西放下来，”她坚持，“你不应该提重物。”

“那我最好先解决这个。”我边说话边轻抚小腹。我怀孕二十八周，身形臃肿，而且还口是心非。我为了怀胎可说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因此对我来说，怀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称不上重担。我向汪达挥挥手，然后踏上走廊，开始今天的疗程。

护理之家的病患通常会参加团体疗程，但是铎克先生是个特殊案例。他过去曾经在一家名列《财星》杂志全球前五百大的企业担任执行长，如今他住进了这所时髦优雅的老年护理之家，他的女儿米姆聘雇我每周提供一次疗程。铎克先生年近八旬，一头浓密的白发像极了狮子的鬃毛，从他干枯的双手可以看出他过去弹得一手出色的爵士钢琴。

距离上次铎克先生发现我和他共处在同一个空间里而且还下达指令，已经有两个月之久了。我当时正在弹吉他，他用拳头在轮椅扶手上敲了两记。我不确定他是想来个额外的合音，还是想叫我停手，但是，他的节拍没错。

我先敲了敲，才拉开门。“铎克先生？”我说，“我是柔伊，柔伊·巴克斯特。你想不想来点音乐？”

某个护理人员已经将他移到了安乐椅上，他坐着看向窗外。或者说，他只是茫茫地看出去，因为他的视线没有焦点。他的双手弯曲地缩放在腿上，像是龙虾的大螯。

“好！”我轻快地说话，努力移动身子好绕过床铺、电视架和桌子，桌上的早餐依然原封不动。“我们今天要唱什么歌？”我稍等了一下，但其实并不期待他会告诉我答案。“《你是我的阳光》好吗？”我问道，“还是《田纳西华尔兹》？”我想利用床边的小空

间，将吉他从盒子里取出来，但这地方实在过于狭窄，很难容得下我的乐器和大腹便便的身子。我笨手笨脚地将吉他靠在我突出的肚子上，漫不经心地拨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我想了想，又放下吉他。

我翻找运动袋，想拿出沙球。我的袋子里放了各式各样的小乐器，正好可以在这样的场合派上用场。我轻轻将沙球塞进他半握的手掌中。“假如你有兴趣加入，可以拿来用。”接着，我开口轻柔地唱，“带我出去看球赛，带着我，和……”

我没有唱完这段歌词。每个人都会想接着说完众所皆知的熟悉句子，所以，我希望能诱导他说出最后几个字：和群众在一起。我瞥了铎克先生一眼，但是沙球仍然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

“帮我买点花生和焦糖爆米花，我不在乎我能不能回家。”

我边唱边走到他的面前，轻轻地拨动吉他。“让我为家乡的队伍加油、加油、加油，他们如果没有获胜未免太可惜。因为他们是一二三……”

突然间，铎克先生举起手，沙球飞快地打中我的嘴巴。我尝到鲜血的味道。我太惊讶了，摇摇晃晃地往后退，泪水涌上了眼眶。我用袖口按住受伤的嘴唇，因为我不想让他发现他伤到了我。“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铎克先生没有回答。

沙球落在床铺的枕头上。“我现在要伸手到你后面去拿乐器。”我小心翼翼地说，在我行动的时候，他又一次伸手向我挥过来。这次我一个踉跄撞到了桌子，一整盘早餐跟着翻倒在地。

“发生什么事了？”汪达冲进房里大声问。她先看着我，接着望向地板上的杯盘，然后视线转向了铎克先生。

“我们很好，”我告诉她，“没事的。”

汪达久久地、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的肚子。“你确定吗？”

我点点头，她才走出房间。这回，我谨慎地坐在窗前的暖气边上。“铎克先生，”我轻声问，“有什么问题吗？”

他面对着我，泪光闪闪的双眼清明透彻。他环顾这个房间，——看着制式窗帘、放在床铺后面柜子里的紧急医疗设备，以及床头桌上的塑料水瓶。“每件事都不对。”他简短地直说。

我心想，这个男人曾经出现在《金钱》和《财星》杂志的版面上，一度领导旗下数千名员工，在装潢豪华、铺着长毛地毯的办公室里，坐在皮革旋转椅上不知度过多少岁月。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想因为自己弹着吉他用音乐敲开他的心灵，而开口道歉。

因为，有些事，我们宁可遗忘。

父亲过世那天被我埋在邻居家的洋娃娃叫作辛迪甜心。她是我前一年的圣诞礼物，圣诞节前的星期六早上，我被卡通影片的插播广告彻底洗脑了，吵着要一个辛迪甜心。辛迪甜心会吃会喝会拉，还会说“我爱你”。“她会修理汽化机吗？”当我把圣诞节的礼物清单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他开着玩笑说，“她会不会打扫浴室？”

我不爱惜玩偶的不良记录。我曾经用指甲刀剪掉芭比娃娃的头发，也曾经扭断肯的头，但是我坚称玩偶是意外从脚踏车的篮子里掉出来。但是我一直把辛迪甜心当作自己的宝宝，每天晚上都会把她放进我自己床边的娃娃小床，天天帮她洗澡，还会用在车库拍卖中买来的小拖车推着她在车道上来来回回散步。

我父亲过世那天，他本来想出去骑脚踏车。那天很适合出门，而且我刚刚拆掉脚踏车的辅助轮。但是我对父亲说我想和辛迪玩，想晚点再出门。“这计划听起来不错啊，柔。”他当时这样回答，然后开始修剪后院的草坪。当然啦，我们没有等到那个“晚点”。

如果我的圣诞礼物不是辛迪甜心。

如果我在父亲询问时一口答应。

如果我一直看着他，而没有玩娃娃。

在我的脑海中，像这样足以拯救父亲性命的排列组合有上千种，尽管为时已晚，我还是告诉自己，我一开始就不该开口要来那个蠢娃娃，她是父亲离开人世的罪魁祸首。

父亲过世之后的第一场雪，我梦到了辛迪甜心，她就坐在我的床边。乌鸦啄去了她蓝色的珠珠眼球，她浑身打颤。

第二天，我从车库里拿出了一把园艺用的铲子，走到我埋娃娃的邻居家。我挖开新雪和树篱边的泥土，但是娃娃已经不在原地。可能是被小狗或是某个聪明的女孩拿走了。

我知道，对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来说，将某件哀悼的行为和连续四次失败的试管受精、两次流产和为数可观的不孕争议结合起来拖垮理智，是一件愚蠢的事。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告诉你，有多少次，我怀疑这真的是某种轮回所带来的惩罚。

如果我没有莽撞地抛弃我所深爱的第一个宝宝，我是不是早该拥有我第一个真正的宝贝？

铎克先生的疗程结束时，他的女儿米姆匆忙结束妇女联合会的会议，赶到庇荫园来。“你确定自己没受伤？”她问，再一次上上下下检查我——总次数加起来恐怕不下百次了。

“没事的。”我告诉她。但是我怀疑她担忧我提出投诉的成分远胜于真正的关怀。

她从皮包里掏出一把钞票。“来，拿着。”米姆说。

“可是，这个月的费用你已经付过了——”

“这是津贴，”她说，“你怀孕了，加上其他花费，我相信你一

定有些额外支出。”

这是封口费，我懂。然而她说没错，和宝宝相关的支出从汽车儿童座椅、婴儿车，一直到我当初为了受孕所施打的促排卵药和促卵泡激素都要列入计算。经过了五轮的试管婴儿疗程——常温和冷冻胚胎都试过，我们耗尽了所有的存款，信用卡的额度也已经刷到了极限。我接过钞票，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谢谢，”我说，接着我直视她的目光，“你父亲刚刚做了什么事呢？我知道你可能不这么想，但是对他来说，这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对我有所反应。”

“是啊，反应在你的下巴上。”汪达嘟嘟囔囔地说。

“他表现出互动，”我更正她的说法，“也许这不合乎社交礼仪……但仍然是互动。有那么一下子，音乐打动了他，在那一瞬间，他清醒了过来，意识到了当下和我们。”

我看得出来，米姆并不相信我的说法，但是没关系。我曾经被自闭症儿童咬伤，曾经在罹患脑癌的濒死女孩身边啜泣，也曾经陪伴一个全身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烧伤的男孩，在他哭吼的时候为他弹奏吉他。这个工作啊，就算我因此受到伤害，我也知道自己的表现杰出。

“我该走了。”我边说边收拾吉他盒。

汪达正在填写表格，没有抬头看我。“下星期见。”

“其实，我们要在两小时后的新生儿派对上见面。”

“什么新生儿派对？”

我笑了。“某个我不应知情的新生儿派对。”

汪达叹了一口气。“如果你母亲问起，你最好让她知道消息不是从我这里走漏的。”

“别担心，我会表现出适度的惊喜。”

米姆伸出手，想碰触我凸起的肚子。“可以吗？”我点点头。我知

道有些怀孕的妇女会觉得让陌生人伸手拍抚或提供养儿育女的建议是侵犯个人隐私，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甚至很难克制自己，老是会用手抚摸孩子，也总是会沉溺在这个神奇的证据之中。我会成功的。

“是个男孩。”她宣布。

我坚信自己怀的是个女娃。我会梦见粉红色，醒来的时候，也几乎脱口说出仙女童话故事。“等着瞧！”我说。

我一直觉得很讽刺，一个费尽心力、想通过胚胎植入方式怀个试管婴儿的女人刚开始必须先服用避孕药。这全是为了让不规律的周期正常化，接着才能开始一长串可以依字母排列的用药疗程。麦克斯一天要为我注射两次，每次注射三剂滤泡雌激素和排卵针。从前，麦克斯只要一看到针头就会头晕，而过了五年之后的现在呢，他已经有办法一手倒咖啡，另一手帮我打针。开始注射的六天之后，我照了阴道超声波来检测卵巢滤泡成长的状况，还要抽血检验雌激素。接着就要开始使用脑下垂体拮抗剂，这种新药的作用是让卵子能够在滤泡内成熟。三天之后，再做第二次的阴道超声波及验血检查。这时候，滤泡刺激素和排卵针开始减量，改成每天早晚各一剂，再过两天，继续做下一次的阴道超声波及验血。

我有个滤泡成长到二十一毫米，另一个有二十毫米，第三个有十九毫米。

晚上八点半，麦克斯准时为我注射一万单位的破卵针，过了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之后便可以取卵。

接下来的步骤是“单一精虫显微注射”，将麦克斯的精虫注射入卵子。三天之后，麦克斯握着我的手，让医师为我进行阴道植入，我们通过闪烁的计算机屏幕一起看着胚胎植入到我的体内。在屏幕上，我的子宫内壁看起来宛如随着潮水漂动的海草。注射器射出的小小白

点仿佛一颗明星，掉落在两片海草之间。随后，我们在我屁股上注射一剂黄体激素，来庆祝这桩可能成真的孕事。

这时我不禁想，有些想要孩子的人只要做爱，就可以让美梦成真。

当我走进母亲家的时候，她正坐在计算机前为刚申请的脸书账号更新个人信息。她的近况更新上显示：黛拉·韦克斯希望女儿能加她为朋友。“我不想和你说话，”她粗鲁地说，“可是你丈夫打过电话来。”

“麦克斯？”

“你还有别的丈夫吗？”

“他要做什么？”

她耸了耸肩。我没理她，拿起厨房电话拨打麦克斯的手机。“你的手机为什么没开机？”麦克斯一接起电话立刻开问。

“是的，亲爱的，”我回答，“我也爱你。”

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刈草机的声音。麦克斯从事造景工作，夏天忙着修剪草坪，秋天要松土，冬天要铲雪。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冬末春初的融雪季呢，你要做什么？

在泥浆中打滚，他笑着回答。

“听说你受伤了。”

“坏事传得特别快。是谁打电话告诉你的？”

“我只是想……我是说，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有了今天。”麦克斯措辞十分谨慎，但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你也听到杰尔曼医师怎么说，”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这似乎很讽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尝试，对于这次的怀孕，我比麦克斯轻松。曾经有几年，我变得非常迷信，在下床之前会由二十

倒数到零，要不然就是同一件背心连穿一个星期，以确保某个特定的胚胎会真的留在我的子宫里。但是我从来没能撑到这个阶段，我的脚踝因幸福而水肿，我的关节疼痛，洗澡时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我的怀孕期从来没有这么长，足以让大家为我策划一场新生儿派对。

“我知道我们需要钱，柔伊，但是，如果你的客户有暴力倾向——”

“麦克斯。铎克先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处于僵直又毫无反应的状态，我的烧伤病患通常也没有知觉。说实在的，他只是碰巧打中我而已。就算是过马路，我也有可能受伤。”

“那你就别过马路，”麦克斯说，“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晓得他一定知道新生儿派对的事，但是我不打算戳破。“我要去评估一个新客户，”我开玩笑说，“他是拳王泰森。”

“很好笑。听着，我现在没时间聊天——”

“是你打电话找我的——”

“那是因为我以为你在做什么傻事——”

“麦克斯，”我打断他的话。“我们别这样。”许多年来，不少有孩子的夫妻一直告诉麦克斯和我，说我们有多幸福，可以享受自在的两人世界，不必一个老忙着准备晚餐，另一个负责安排孩子共乘，好去参加少棒队。然而，我们晚餐的话题不是雌激素指数，就是诊所预约时间，再浪漫的爱火也会迅速被浇熄。这并不是说麦克斯的表现不好，他会按摩我的脚，还会说我看起来很漂亮，一点也不臃肿。但是，这阵子以来，当我亲近到足以碰触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我告诉自己，我想太多。他只是紧张，全是荷尔蒙在作祟。我只希望自已不必一直找借口。

这回不找了，我希望有个能交心、能聆听我抱怨丈夫的不是，然

后点点头，适时正确响应的朋友。但是，在麦克斯和我全心投入对抗不孕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就越缩越小。我决定结束和某些朋友之间的友谊，因为我不想听她老是将宝宝会说的第一个字挂在嘴边，更不想去某对夫妻家中共进晚餐时，看到孩子学喝水用的鸭嘴杯、火柴盒小汽车和填充玩偶熊，因为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与我无缘。有些人际关系则是经过挫折而被我放弃，毕竟，能了解我为了试管婴儿疗程而情绪起伏不定的，也只有麦克斯一个人。我们自我孤立，因为在众多已婚朋友当中，我们是唯一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我们自我孤立，因为这样受到的伤害比较少。

我听着他挂断电话。我看得出母亲仔细聆听我们每一句对话。

“你们俩没事吧？”

“我以为你在生我的气。”

“我是。”

“那你为什么要偷听？”

“这是我的厨房，我的电话，所以不算偷听。麦克斯哪里不对劲了？”

“没什么。”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她毫不掩饰，流露出关怀的表情。“我们坐下来，一起来谈谈你现在的感受。”

我翻个白眼。“这招对你的客户真的管用吗？”

“你听了会吓一跳的，其实大多数的人早就知道问题的答案在哪里。”

在过去四个月之间，我的母亲让自己成为“老妈最了解生活辅导专家”的老板和唯一的员工。在这个工作之前，她还曾经化身为灵气能量指导员、喜剧演员，以及她自创产品挨家挨户登门推销的业务